

历史学家的 作坊

邓文初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历史学家的 作坊

邓文初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学家的作坊：一种知识社会学视角的探询 / 邓文初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207-0553-0

I. ①历… II. ①邓… III. ①史学—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5358 号

历史学家的作坊：一种知识社会学视角的探询

(LISHI XUEJIA DE ZUOFANG: YIZHONG ZHISHI SHEHUIXUE SHIJIAO DE TANXUN)

作 者：邓文初

策 划：陈 卓

责任编辑：陈 卓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68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553-0

定 价：52.00 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目 录

前言 在历史的废墟上 / 001

第一章 历史学家是如何工作的

导读 / 010

历史学家值得信任吗？ / 018

傀儡戏是如何嫁接历史观的？ / 023

伪史何以盛行？ / 030

起源神话是历史研究的“学术公敌” / 037

记忆之战 / 044

不立一真，唯穷流变 / 052

史家的精神 / 059

第二章 历史是如何编写的

导读 / 068

历史预言何以会像巫术一样？ / 076

国家的神话 / 083

偶像的黄昏 / 090

“我们正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 / 096

一个幻觉的起源 / 101

群氓的诞生 / 108

真相是如何淹没的？ / 115

亡灵的苏醒 / 122

第三章 民众是如何想象历史的

导读 / 130

真实何以令人反感？ / 135

民众是如何认识历史的 / 141

历史理解与历史评判 / 147

让世人听到幸存者的声音 / 154

响器：中国文化的寂寞 / 161

戊戌的遗产 / 168

我们是如何错过国际法的 / 182

消失了的传统 / 190

探寻真相的冒险

——光绪之死 / 200

第四章 史学批评是如何可能的

导读 / 214

“失语”的中医 / 221

学术本土化的意义

——从严复论“rights”的翻译说起 / 233

近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 243

常道与偏锋 / 248

黄兴的时代 / 256

殷海光的困境 / 261

被打断的与仍持续的

——近代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面相 / 274

第五章 史学周边是如何反思的

导读 / 284

看，人这个动物！

——一个动物学家眼中的人类社会 / 289

“要将人类学做到绝望” / 296

伟大的平衡 / 305

“科幻片”与“本体危机” / 313

从鬼故事到野史笔记

——史官文化之外的“小传统”为何重要？ / 321

田野工作者的绝望与悲鸣 / 330

附录 人文史观重建摭言 / 336

后记 / 346

前言 在历史的废墟上

一

岁入甲午，正是呵气结霜、滴水成冰之时，我背上行囊，独自踏上京北长城的徒步之旅。

此行不只是为了逃避沦陷雾霾中的首都，更是为了穿越一段历史，为了在星光熹微、在幽暗的滦东丛山、在荒无人烟的长城废墟中迎面撞上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战魂。七十年前的长城抗战早成陈迹，但在时下的蒙太奇镜头中，那场熔炉一般的战争却被浪漫成玫瑰色的传奇。我只想知道，那些游荡在深山峻岭中的战死者的魂灵，对那场战争，是否有话要说？与他们的身躯一起毁灭的那场战争，对于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此行也是为了追索一个答案。2013年年底，笔者曾应邀参加一场抗战

老兵见面会，见面会由一家公益社团举办，主题是“对话·感受——寻找身边的抗战老兵”。主席台上的“对话”场景经过精心安排：七个风烛残年的抗战老兵，七个二十来岁的学子，一对一交流。而我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得以面见这些幸存的战士，分享他们那来自血肉躯体中的深刻记忆，同时也聆听着这些拒绝忘记的老兵的慷慨陈词。见面会上，九十四岁高龄的钱青老人，谈及中日战后曾在杭州西湖刻石立碑“中日不再战”，但他说，他要疾呼，“日本是我们永远的敌人”，中日之间必有大战——“中日必再战！”——他以浙江人的浓重口音，在北中国的讲坛上，向这些从未经历过战争，也完全无法理解战争的孙辈，发出战争的呼喊。

见面会上死寂般沉默。无论是台上的演说者，还是台下三百多名学生，抑或是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与见面会的主办人，都被推入一个巨大而混乱的漩涡中：那场战争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真的能够理解那场过去了七十多年的战争吗？这些幸存的老兵，他们又如何理解自己所亲历的那场战争？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太不相信经过时间改造后留在我们身体中的记忆，更难以认同经过反复的历史陈述后堆积在我们时代每一个个体身上的集体记忆。我更愿意相信与那些战死者的躯体一起深深埋藏在地下的记忆残片。我来古北口、南天门、喜峰口等地寻找那些被时间抹平了的旧战场，为的是逃离这样的记忆扭曲，试图以生命的形式，直面已经过去的历史。

两天的穿越，虽精疲力竭，但毕竟用自己的脚步走过了一段战争的历史，站在长城最高点上，看冬日光秃秃的燕山山脉蜿蜒在脚下，数百里一览无余，才真正明白长城抗战时的翁照垣部与宋哲元部为什么只能等着日军步兵接近时，进行最原始的肉搏战。大多数情形都是，中国士

兵只能驻守在长城沿线毫无遮掩的山头，或山脚下完全无法掩饰的平地，一团一旅成建制挨着日军的炮兵轰炸，或被阵炮掀起的土石掩埋，连日军的人影都见不到，我们的士兵就伤亡殆尽。当我们以史诗般的镜头表现大刀阵的辉煌战绩时，谁会在乎那些完全没有接敌就牺牲的战士的感受？当我们为鼓舞士气而将所有目光锁定在战役整体失败的几场小胜战斗时，谁会在意那些溃退下来的士兵崩溃的战争意志以及崩溃之后掳掠百姓造成的战争创伤？

但我仍旧深深地怀疑自己：对于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的这场战争，我们的知识足够穿透那宽阔的战场吗？我们的心智足够理解那战争的纷乱吗？我们的文字足以传达战争给历史带来的深切影响吗？经过一年多的史料阅读，在积满尘土的档案、报纸、旧书中穿梭，在浩如烟海的各种回忆、笔记、论述中徜徉，那场战争的历史场景，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益发混乱与模糊。我知道，需要从文字的记载中走出，去现场看看；需要从抽象的史论中逃离，去以血肉之躯亲历战火，我们才能真正建立对那场战争的认知。历史认知绝非文字的堆积可以达到，历史本身是人类的血肉之争，历史探索也必然以这种生命的痛切感悟才能理解。

历史事实的梳理总是容易得多，而揭示隐藏在事实之后的背景却需要历史学家的想象与心智的重建；给历史人物以历史审判能满足我们每个人妄下雌黄的道德优越感，然而，要发现历史人物自己的价值认知却需要强大的心智与宽厚的同情。每一次对历史的认知与理解，其实都是一次灵魂的探索，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只需要现成的结论。我们的心智还不具备接纳历史真相的力量。

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不就是这样的一堆废墟吗？

历史学一直处在危机中，也一直处在自我反思与批判中。

一方面是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兰克范式、科学主义或客观主义史学）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的崩溃。人们发现，真相以国界划分，其客观性何在？如果只有国家的历史，则根本没有信史可言；历史学如果是民族主义的，那么，作为科学的历史在哪里？为此，历史学家甚至提出“历史学的祖国在哪里”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提出的历史是叙述甚至是虚构这一极端观察，对于传统历史书写构成巨大的压力——如果历史不是权力与权力的附庸，那么，它的存在依据究竟何在？

历史学家究竟是如何书写、思考历史的？又该怎样思考与书写历史？历史学家们坐困愁城，且把自己封闭在这种艰深而抽象的问题之域，难以自拔。

这些问题，虽深深困惑着历史学界，但它毕竟局限于专业领域，对于那些浸泡在历史之中的民众来说，其实还陌生得很。民众对于历史学的专业工作隔膜乃是当然，但其实他们对历史本身更是隔膜：他们被掩埋在历史之中，却并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给掩埋的；他们对历史充满好奇，却不知道这种好奇乃是某种现代性的谋划；他们对自己民族的悠久历史自豪满满，却不知这种自豪感乃是现代社会控制的高超技术培养出来的幻境。

这是一种可怕的双向隔膜，民众不知历史知识的真相，尽管他们就是历史的塑造品；历史学界对于民众心目中的历史更加无知，尽管他们一直以塑造民众的历史意识为己任。双方都严实地将自己包裹在幻觉的大氅中，有如天寒地冻时那些财尽粮绝、坐困围城的待死者。于是，灾

难——误解及误解导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且将持续升温，这个实用主义国度竟然落入了无视种种现实难题，而为历史冲锋陷阵，掉头不顾切身利益，却可悲地陷在话语的纷扰之中。

我以为，责任主要得由知识界来承负。

一般读者总是充满好奇，在读到一本好书之后，会忍不住追问书本后的人与事，但大多数作者都会墨守钱锺书式的应对之道，以“吃鸡蛋而不必关注母鸡”之类的妙喻将一个严肃问题化解于无形，这样的“机智”确乎充满文人式的调皮与老辣，往往也能赢得诸多掌声，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解释历史不仅是“态度”、是“义务”，而且是对读者的尊重，更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中国知识界这样的命运一再重演，至少有其自身的原因，其中就有这种象牙塔内的冷漠与傲慢，导致大众对其工作性质的“隔膜”——而隔膜乃是冲突和伤害的起点——此后种种浩劫之能得手、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莫不由此。

因为有着这样的危惧，所以在自己并非太专业的学思进程中，试图走出围城，打破隔膜，理解自己，沟通对方。

三

这样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远超个人的学力。只是问题之急迫，令人寝食难安，不得不努力探寻。私以为，即使走了许多错路，但至少可以提供某种试错经验。如果能撕裂一道小小的口子，透出些许光亮，则就算这光亮仅是一点昏暗的烛光，在劲风苦雨中摇曳明灭，也足以慰藉那些孤独的前行者。

人文史观的探寻，便是自己进入史学以来的运思方向。

我的切入口，是试图将我们熟悉的历史“还原”为一堆废墟，在历史的废墟上，追溯历史知识及历史观的形成及其源流。尤其是，探寻民众心中的历史记忆、历史观感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色，探寻人心中的历史。

普通人的历史想象、历史认知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表达的？它与正统、传统历史叙述有什么关系？历史学家的历史认知与普通人之历史感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历史编纂与个体的历史记忆有什么关系？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史编纂结构是什么？它与族群记忆有什么关系？何种历史才重要？……问题杂多且纠缠在一起，要一揽子解决，只能是骗人的口号。因此，只有回到原初，回到历史最初呈现出来的那种废墟状态，从某个起点（或者说零点）出发，才能摆脱这些枝蔓丛生的回路，厘清脉络与方向。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民众心中的历史是一个复杂混沌的混合物与流变不居的动态过程。它有自己的底蕴，基于深厚的地域文化基因的影响与自传记忆的强大生命力，尤其是民间文化、民俗传统的塑造力；它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形成一种历史认知与思考的深层结构；它也来自大传统，来自国家与文人的塑造，故在史实层面具有时代性特征；国家与精英的改造力量尽管无处不在，且早已成为现代性社会规划的核心内容，但它的渗透力量却不能高估，因为社会并非白纸一张、并非中空地带，社会自有守住自己底色的能力，且能改造这些改造者。

只要历史资源不枯竭，历史的争夺就不会停歇；只要争夺不停歇，历史就是一个永恒战场。废墟之上固然可以建成宏伟的纪念塔，但纪念塔最后总会倒塌成废墟一片。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变动不居的心象。

历史真相的探寻，曾经是历史学人的理想，但现在他们多少明白了，这或多或少是一种幻象。

人心中的历史，比之于所谓的客观历史，也许没那么“客观”，但却更加真实，更接地气，因此，也许会更加重要。

四

自由主义大师、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归根结底，有些人即使从来没读过一本书，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影响过他的历史学家的大名，他们也要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眼睛来看历史。”我们所见的世界，原来是透过人家的目光；我们所知的历史，更是借道历史编纂学家们的透镜。因此，要厘清人心中的历史，就首先必须找出历史背后的叙述者，找出那些隐藏的说话人与心灵的操纵者。如果我们注定只能是提线木偶，至少也得认识我们背后的提线人。如果木偶的出演是历史事实，则提线人的背后隐身更是事实。

然而，处在雾霾时代的我们，真的难以直面身边的事实，所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美学的氛围总是很能笼罩并掩盖现实的粗糙，叙事的渲染也往往会将丑陋的世界装扮成天上人间，在这种无处不在的话语世界中，无论是认识自身还是认识社会，都显得特别艰难，特别危险，如航行于大江迷雾之中，不仅目标难以锁定，有时连自己身处何处也是一片混沌。

如果说思想的主题是面对问题，那么问题自身的真伪就成了关键性的因素。而对思想者自身的思考及对思想者思考所依赖的先决预设的反思，就成了思想有效性的前提。潘光旦先生早在六十多年前就已经指出过，“去蔽的重要，与如何去蔽，因此也就成了思想家、学问家与道德家的一个先决条件”。解蔽是一切思想、人生、事业的先决条件，没有对

先入之见、对成见的祛除，就不会有思想的清明。

所谓解蔽，其实就是除障。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拨开迷雾，揭示假象；其二是展现事实，呈现真相，回到原初。使虚假的“常识”破灭，让我们直面日常生活与普通经验，直面人自身。

“不自蔽”的功夫，不是解决外部压力与禁锢的问题，而是解除灵魂与头脑的自我封闭，它是一种自我解放、自我完善、自我成长的成智成勇的过程。它不仅仅是思考——认识方法问题，更多是反思、反省的思想清明功夫与勇气。不自蔽，不仅需要解决情感之障、好恶偏向等，更需解决“成见”“先入之见”等障碍。

把历史学界的工作程序展示出来，虽然有些枯燥，有些冒险，但无论对历史学界自身，还是对专业门外的大众，都是必要的。正如饮食业界的玻璃橱窗一样，透明地展示，不仅可以消除误解与冲突，还能招徕更多的客人。

第一章 | 历史学家是如何工作的

◎ 导读

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
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
而述远之巨蠹也。

——《文心雕龙》

尽管历史学家并不在乎民众如何获取其历史知识，庙堂之中的历史研究与书写也不会刻意取悦普罗大众，但总有一些“名家”天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即使其居庙堂之高的地位决定他对众生的俯视与漠视，但其历史书写仍旧会深深吸引普通读者，影响一般民众、普通读者的认知、趣味与价值，并形成某种历史知识的特定需求。上述所引《文心雕龙》中的话，代表这些史家思考与撰写历史的社会心理动机，这一动机在根本上说，是人类好奇、追求戏剧效果的本性使然，而那些青史留名的历史学家，多多少少都会凭其直